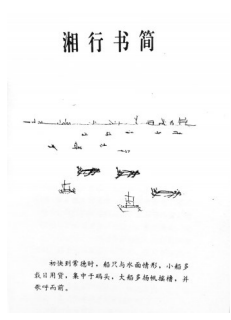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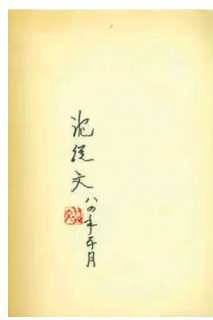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回故乡,与《雄堂》戏艺人聊天



沈从文与音乐

李辉



“雨后放晴的天气,回头炙到人肩背上已有地点力量。溪边芦苇杨柳,菜园中菜蔬,莫不繁荣滋茂,带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气。草从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,翅膀搏动空气时窸窣作声。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洪大。两山深翠逼人竹篁中,有黄鸟与竹雀杜鹃鸣叫。”

这是色彩与声音的世界。这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《边城》中的一段描写。作家像一个高明的画家,用带有色彩的词语,描绘好一幅夏日图景;他又像一个巧于安排乐音的音乐家,在生气勃勃的田园画里,又揉进自然动听的音响。读来,确实让人感到沈从文的文字,有不同凡响的魅力。以写小说著称的沈从文,和画、音乐,倒真有密切联系。

沈从文爱画,尤爱中国风格的山水画、人物画,曾收藏过不少古代珍品。在现代文坛,会绘画的作家不乏其人,但像沈从文那样精于国画真伪鉴别,大概寥寥无几。沈从文的书房兼卧室里,三面都竖着高高的书架,搁放的书籍,除文学作品外,最多的要算古文物画集了。谈起古书画,他总像一位母亲谈起自己心爱的孩子那样一往情深。

早在上世纪40年代,沈从文就在创作之余,对中国古代书画有了研究。展子虔《游春图》,过去人们都认为是隋代的作品。沈从文仔细考证后,大胆作出结论,认定为唐代的《游春山图》。后来,沈从文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,这就更练就他辨别古画真伪的本领。一次,我问他怎样辨别真伪。他说,一般人鉴定真伪,多是根据笔墨、印章的真假,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、物

件的模样来判断。譬如说,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,可画面上有的物件却是唐代以后才有的,那就证明画不是唐代的,而是后人模仿的。一位才思敏捷、文笔如花的小小说家,竟有如此广博知识,如此谨严细致的考证本领,真让人惊叹、钦佩!

沈从文懂画,爱画,以一个艺术家敏锐细腻的感受力欣赏画,更在作品中“绘画”。他有次告诉我:“我不会画画,可我想用文字在作品中画。”此话确可看作他小说艺术的一个追求,也是他的经验之谈。在他的作品中,常常会看到他那颇为讲究的文字,绘出一幅幅人物画、山水画,淡雅质朴而有韵味。

《边城》一开头,绘出这样一幅湘西山水图:“小溪流下去,绕山岨流,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。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,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。溪流如弓背,山路如弓弦,故远近有小小差异。小溪宽约二十丈,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。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,却依然清澈透明,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。”瞧,语言并不华美,却饶有韵味,活脱脱一幅中国风格的山水画。

音乐,似乎比画更神秘,它在人们心灵上产生的影响,往往难以用语言描述。喜爱音乐的人,对音乐会有各种不同的特点,可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像沈从文那样喜爱家乡的民间音乐,也没有想到,民间音乐会在一个老人身上,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。

1984年春天,有一天我来到沈从文先生家。82岁的老人,患半身不遂已有一年。看上去,他很疲劳,可那常为人描述的善良的微笑,依然挂在布满皱纹的脸上,透

过镜片看,那双不算大的眼睛,还显得灵活。听说沈老喜爱音乐,我特地带去一盘新录下的音乐会实况磁带,这是意大利著名民歌演唱家布鲁诺·文图里尼演唱的民歌。沈夫人打开录音机。沈老坐在沙发上,右手平放在靠背,左手无力地搁在腿上。听着歌声,他的眼睛不时活泼地闪出喜悦的光。他欣赏文图里尼的音域广、富有表现力的演唱。他说:文图里尼的歌有淳朴的特点,民间气息很浓、很感人。

听完了文图里尼的歌,沈老很兴奋。好像他对中国音乐家很熟悉,他说中国的演员没有文图里尼唱得这么有味,这样感动的人。沈夫人对我说,沈老爱听萧邦、贝多芬的交响乐,更爱听他家乡的民歌和民间戏曲,特别是一种叫“雄堂”的戏。沈夫人刚说到这里,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出现了:沈老一听到“雄堂”两个字,突然咧开老太婆似的嘴巴,快乐地哭了,眼泪一会儿就顺着眼角的皱纹,淌了下来。

沈夫人告诉我,每次提到“雄堂”戏的时候,沈老都是如此。说着,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美的杂志,上面有一篇记述沈老和画家黄永玉回湘西家乡的生活。我看到了这么一段:“业余艺人在黄永玉家的院子里,为我们清唱一种叫‘雄堂’戏的地方戏,最后一个节目叫‘搬仙风’。由一个女艺人领唱,加上十多人的和声。《搬仙风》原是充满欢乐气氛的喜剧,但是那腔调却带着沉重的忧伤与苍凉,戏曲还没唱完,我发现沈老的眼泪,竟和着那激昂的音乐和高亢而沉郁的歌声,哭得更伤心。”

杂志上还附有几幅彩色照片,有一张就是沈老听“雄堂”戏落泪的照片。我看看照片,又看看眼前白发苍苍的老人,想到刚才那个场面,我仿佛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什么东西,是什么,我说不清楚。

我还是好奇地问起沈老。他说,小时候,他常和小伙伴玩游戏,唱歌,后来就爱听民歌、地方戏,喜欢那些音乐中保留的原始的、淳朴的感情。现在,八十岁了,可一听见儿时熟悉的音乐,他马上就想到家乡的山水,家乡的风俗,小时的生活。可为什么落泪,他,也说不清楚。

把笔触伸入湘西人们的心中,写出他们远离尘嚣的淳朴人性,又勾勒出山水的秀美,带有原始色彩的民俗,是沈从文小说的一大特色,也是常常引起争议的话题。人们会指责他不着力反映时代,把眼光瞥向过去,瞥向半开化的山村,这自然有一定理由。可我常常想,沈从文为什么对民间淳朴的东西那么感兴趣?那么一往情深?从他听音乐的感受上,我似乎悟出了一点什么。八十多岁的人了,几十年来,时代在他生活中的烙印不可不说很深,可他却还是怀着一颗似乎未涉时世、充满天真纯洁



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时的沈从文

的心,去感受音乐——特别是民间音乐。这难道不就是他的艺术家个性?

沈从文爱画、懂画,创作也与画相联系,对于这一点,有些研究者曾经涉及到。香港学者司马风说过:“沈从文的笔是彩笔,写出来的文章像画出来的画。画的是写意画,只几笔就点出韵味和神髓,轻妙而空灵。这本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。”音乐与沈从文创作的联系,似乎尚未有人论及。有次,沈从文对我说,他喜爱音乐,在作品中追求音乐的节奏。

最近翻看沈从文的《(看虹摘星录)后记》,其中一大段即是讲叙他以文字写“音乐”的探索,兹录出有趣:“我这本小书最好的读者,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,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,从篇章中看到一种‘用人心事作曲’的大胆尝试。因为在中国,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。我对于音乐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。不过一支小曲的排比以及它的发展过程,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之外,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。这其间没有乡愿的‘教训’,没有点儒的‘思想’,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,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,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,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,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,和平或蕴藉,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,逐渐失去平衡,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,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。时间流注,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,作者与书中角色,二而一,或生命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,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释。”

他的这些话,或许能启发人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《沈从文作品的音乐性》。真能如此,倒能给文学研究又吹进一阵清新的风。

人物

烩菜里有粉条、山药块、猪肉、白菜,主食是一种金黄色的饼子,中间膨空,两边的皮像纸一样薄,又香又脆。3人都没吃过,都夸好吃,问是怎么做的。朱胜康老婆说:“白面用滚水拌湿,揉成面团,切成小揪子,擀成小薄片,用麻油一炸就行了。”说说笑笑吃完饭,杨河芬给朱胜康老婆留了200元钱。朱胜康两口子说啥也不要,却拗不过杨河芬,只得收下了。

下午,杨河芬要实地察看村村容貌,朱胜康叫上南兴国、夏春涛陪他们转村子。6人从朱胜康家出来,一路步行,路过一家,朱胜康就向杨河芬介绍一下这家的情况。杨河芬有备而来,带着一张空白的图纸,一边走,

一边写写画画。村里人家坐落情况、街巷道路情况、坡沟地形情况,全都一目了然。

人们总说,在部队最能锻炼人。当过兵的人,即便已经转业,“坐如钟,站如松,行如风”的举止也会在不经意间带出来。杨河芬就是这样。因为杨河芬在部队做过连长,指挥过连队演习,军人的气质就更为明显。他专心致志地画着图,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部队,只不过他现在要打的是一场脱贫攻坚的决胜战,他正在绘制进攻的地图。

杨河芬实地见识了许家窑村三沟夹一梁一坡的地貌,在平面图上做了体现,画出了山前丘陵特点,画出了东高西低、向北倾斜的地形,画出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村西的一条沟和村东纵贯南北的“Y”字沟的样貌。

朱胜康和南兴国、夏春涛把图纸铺在地上,蹲着看了又看,才把图纸卷起交还给杨河芬。3人意味深长地互相对了对方,都没有再说什么。不过,敏感的杨河芬察觉到他们看他的眼神与以前不一样了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老邓说,“3·29”大火前,这条路刚刚贯通。不敢想象,如果没有这条路,200多台挖掘机、铲车、装载机、吊车怎么在这里作业?恐怕上不了山,路就堵死了。

我说,天意?老邓说,起码有先见之明吧。我问,你看这条路像什么?老邓说,护在山上的腰带?我说,不是,是心形。

老邓立即站起身,望向汝家庄,似乎想验证我的说法。其实,我知道,不管我说得对与不对,老邓都会相信。何况,那条路的确就是心形,而我们所处的位置,便在左心瓣上!

我也站起来,指着汝家庄说,你看,汝家庄是心尖,左右两条弧线在人工湖处会合,瞭望塔处是右心瓣,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左心瓣。当然,这个心形是立体的,折叠的,如果把雨线岭还原成平面,是不是一目了然?

老邓笑了,然后,讲了一个故事。

汝家庄是晋姓发源地之一,近年常有迁走的晋姓后人返乡祭祖。抗战时期,汝家庄是太岳根据地兵站,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住在晋家东院,西院是军用物资库。西南

慢脑沟是洪赵支队休整驻地,正南贾庄是抗日模范村。这一带是绑上当时仅有的无敌人,刘少奇、罗荣桓、陈光等曾途经这里转赴延安。太岳区领导去延安或从延安返回,要在晋家大院军装换便装、便装换军装。1943年,汝家庄发生“二月二惨案”。二月二,龙抬头,这一天,沁源家家都要捏枣山,蒸枣馍,吃好菜,喝喜酒,有的村庄还要舞龙灯,闹秧歌。日军获悉太行、山东等根据地500余军政干部路经兵站转赴延安,密谋偷袭。那天下午大雪,日落之后,日军由斋藤大队率城关、交口据点的伪军500余人,由沁县、武乡、介休等地驻敌三面策应,趁夜色向汝家庄一带扑来。

纪实

连载